

旧时麻

许冬林

穿衣是大事。
在古代,衣里的麻衣是我们平民百姓的标配。不像现在,穿麻似乎是种小情调。

读李白的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抛开征夫和秋思这些话题,那情境还是很有古风之美的。朗月在天,月光皎洁,城里城外都沐浴在月色下,可是这夜是醒着的,因为有一阵一阵的捣衣声。千门万户的捣衣声悠悠传出,在幽蓝的夜色里,平平仄仄,像化作声音的诗……

其实,不仅蚕丝类的衣服要捣,就是麻质的平民服装,也会因为棒槌的反复敲打而变得柔软和洁白。所以,我一直怀疑这万户捣衣声里,有一些声音是在捶麻,毕竟长安城里还是有那么一些闲杂人等是穿麻衣的,而不是人皆绮罗。

我喜欢读古诗文里关于桑和麻的文字,感觉从古到今,大家吃饱了就去忙纺织。

孟浩然的《过故人庄》里有四句极美,“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前两句景美,要是在电影里,镜头会是由近往远拉,缓缓扫,林木,村舍,青山,城郭,河流和欸乃船声,民歌和采茶采桑的少女……江山如画呢。后两句事美,人物出场,按照先后顺序:到朋友家了,寒暄过后,客人站到蒙了窗纸的窗格子边,伸手轻轻一推,风儿携带草木的清香拂面而来,开阔的打谷场对面,是绿篱围绕的菜园。身后,人影懂懂的,酒菜皆已端上床,举杯喝酒的间隙,不说人世沉浮,说门前的桑,说门后的麻,话题接地气。桑田碧绿,硕大的桑叶在山野的暮霭里,叶片如莲在水。重阳未至,秋色还远,一簇簇的麻亭亭生长在风日里。

乡下人家,养蚕采桑,煮茧取丝,织绮、绌、锦、绢、縠……然后集市上卖给富贵人家,换了油盐酱醋,度寻常光阴。那些麻,割回家,剥皮,取纤维,织成粗布,安顿了一家老小的冷暖。

少年时的乡居生涯,懵懂度过了一大段麻下生活的葱葱光阴。外婆家在江堤外面的沙洲上,洲上种棉种麻。暑假一到,我穿着白上衣蓝裙子,背上暑假作业就去外婆家。下了江堤,一路迢迢,往沙洲深处去。

洲上沙土松软,成片成片种植着黄麻。我穿过两片黄麻地之间的沙路,听着黄麻深处的唧唧虫声,没有风,黄麻的清气在烈日下蒸腾弥散,我感觉自己像是穿过一片古老静寂的热带雨林。莽莽苍苍的黄麻呀——路上几乎没有人影,心里又恐惧又好奇。

那时,黄麻正在腾腾生长,比玉米要高,比竹子要矮。一根叶柄上会伸出四五片披针形的叶子,组合起来,像五指伸开的手掌。长路无聊时,我常常会掐一把黄麻叶子在手,跟它比手掌大小。

初秋天砍黄麻。舅舅和姨娘们把成捆的黄麻运回家,靠在屋檐下晒,草本植物特有的清气氤氲在初秋的暖阳里,在沙洲上到处弥散,我被熏染得也要成为一根草本植物了。剥黄麻的皮纤维,通常都是在农闲的雨天和冬天。晒过的黄麻金黄色,剥出来的皮纤维一面金黄乃至赭红,另一面浅黄色或者是乳白色。剥出来的皮纤维扎成一把一把的,论斤卖。我那时最喜欢躺在堆放的黄麻皮纤维上,柔软而蓬松,已经初初有了织物的触感,又有来自土地的清香。有的黄麻粗过拇指,剥出来的皮纤维自然要宽,我展开摩挲,光洁如纸,真想在上面写字。

那时的乡下,家里的日用开支,主要来自卖麻。剥出来的黄麻纤维,一束束一捆捆扎好圈好,像毛线绳一样令人喜爱。冬春之际,麻贩子开着突突冒黑烟的三轮车,自木槿篱笆之间的沙路上颠簸而来,然后下车,用一人长的大杆秤一家一家称走黄麻,江村至此悄然静谧。卖完麻,在添置日用这样小幅度的“挥霍”中,新一茬的黄麻播种又在掐指中悄悄来临。

小镇茶馆

廖华玲

上加盖,既可保温,蒸发茶叶,加浓茶味,卸下茶盖,又可散热,使其温凉适宜。茶水须趁热而饮,方能沁脾、提神、清心。品茶时左手用茶船托起茶碗,右手用茶盖斜扣或半扣茶碗,嘴就从茶碗与茶盖缝隙间细吮茶水,不仅可以避免茶叶入口,又十分优雅惬意。盖碗泡出精气神,茶之品、茶之性、茶之韵,尽在这盖碗茶之中。

小镇茶馆,市井百态,或听戏遛鸟,或打盹小憩,或浏览手机,或摆龙门阵,时不时还有掏耳朵的、擦皮鞋的、卖小吃的游走其间,大家都悠闲逍遥,自取其乐。见有茶客落座,右手提长嘴铜壶,左手卡住茶船和白瓷碗的掺茶师傅便走过来点头致意,道声“给你泡碗三花”。话音刚落,只见他左手一扬,“哗”的一声,一个茶船脱手飞出,刚在茶桌上停稳,又听“咔”的一声,白瓷茶碗便放入了茶船;而右手则高举茶壶,一股水柱临空而降,水泻茶香,瞬间壶水又戛然而止,仔细一瞧,

茶水恰与碗口平齐,却无半点溅出碗外。这种冲泡盖碗茶的绝技,往往使人惊叹不已,成为一种爽目的视觉享受。

清晨,小镇附近的老农挑着一大早刚刚采摘的还带有露水的鲜果佳蔬上街赶集,他们把竹筐往茶馆门前一放,自个踱进茶铺,在临街的茶桌旁坐定。边品茶、边闲谈,若来了买家,老农便打住话头,起身出门说价,成交后回到座位,接着喝。一担水果或蔬菜卖完,茶也喝得差不多了,耳朵里灌满了小镇最新的市井新闻。于是,老农心满意足地起身,一声“收钱”之后,便挑空担而去,那怡然自乐的神态,那轻松飘逸的背影,有点世外高人的风骨。

小镇时不时会遇到一些装备齐全的“驴友”。这些寻古探幽的潮流青年,或许对这趟小镇之行有点失望,然而身体与灵魂都在路上,“返璞归真”就是旅行的全部意义所在。走进茶馆,他们对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人生至境是逍遥,于是选一处临河的座位,大呼小叫地享乐起来。茶馆老板见状,提起一壶凉茶走到他们桌前,快速地往粗瓷碗中掺入茶水,并端起一碗,吼道:“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青年们齐举茶碗,一饮而尽。这哪里是茶,分明是酒,茶原来还可以这样喝哈,喝得豪情万丈。

小镇茶馆,摆的旧桌凳,用的粗盖碗,饮的三花茶,但就是喝得酣畅淋漓,平淡知真味。



罗纹 汤青 摄

两个丫头

刘希

带老刘看电影,逛超市。老刘惦记着老家,可又不敢提回家,只好在小丫家住着。

偶尔,大丫给小丫打电话,小丫拿着手机跑到了外面阳台上,一边说还一边朝老刘张望。老刘感觉到俩丫头有些神秘,忙问小丫,小丫连连摆手:“都是工作上的事,您不懂。”

好不容易又过了一个星期,老刘如释重负,提出回家。小丫见老刘铁定了心要回家,只好点头同意了。

老刘喜欢农村,虽然老房子有些破旧,一个人偶尔也有些小寂寞,但他觉得农村安静,没人管,自由自在,和老哥们一起下下棋、喝喝茶,生活蛮快乐。再说,他也不想给孩子们增加负担,在农村种种小菜,一个人也能自给自足。可两个女儿怎么也不放心他一个人住,总想接他来城里,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老刘正在吃饭,接到女儿大丫带着哭腔的电话:“爸,我这阵忙晕了,您来我这帮我照顾一下斌斌吧。”老刘不好推脱,只得把家里的鸡鸭托付给了邻居,拣了几件衣服,去了城里。

到城里后,老刘便发现,大丫虽有些忙,但也没她在电话里说的那么忙。老刘每天要做的事,仅仅是接送斌斌上下学。老刘惦记着家里的鸡鸭,惦记着家里的老哥们,做什么总是心不在焉。好不容易挨到一个星期,老刘收拾衣物要走,女儿小丫又打来电话:“爸,你帮姐照顾了七天娃,也来帮我照顾一下孩子吧。要不,您偏心哦。”老刘可不想让小丫受委屈,心想着两个孩子当然耍一碗水端平,就又去了小丫家里。

小丫可什么也不让他干,天天好吃的好喝地伺候着,还

老刘坐在车上,眼睛望着窗外。他想起东厢屋有些漏,该补补了,又想起西厢屋,也该整修一下了。回去了,请个瓦匠修补一下吧。他揉了揉眼睛,坐正了身子,觉得整修房子是个费力的活儿。

老刘下了车就急急地往家赶,发现有些不对劲,院子还是自家的院子,可他的老房子竟然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崭新的三间瓦房。怎么就突然没有了呢?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啊,十多天前还是好好的呀。想起去年的时候,两个丫头说要给他翻新下房子,让他住舒服些,老刘嫌花费大,又费力,就没同意。两个丫头后来也没再提这事。

老刘顿时绷直了身子,恍然大悟,眨巴几下眼睛嘟囔着:“这俩傻丫头,没白疼啊!”